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五

震澤沈　鎬

陳

子之湯兮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傳子大夫也湯蕩也箋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正義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夫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謟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

斥幽公鏞案箋說是也此序明明止斥幽公並無刺及大夫意下東門之枌序云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是由君而及臣下兩篇自有次第毛傳與序意未合李氏樗曰此詩專刺幽公毛氏以子爲大夫則以人君不可以稱子然觀山有樞之詩曰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言子者蓋指晉昭公也昭公稱子則知幽公亦稱子也此說與正義中鄭意同是也李氏黼平曰詩人責此大夫遊蕩無節不引其君以當道幽公之惡皆此大夫逢長之刺大夫即以刺幽公也然玩全篇詩辭並無逢長君惡之意而謂刺大夫即以刺幽公說經亦太浮游匡衡以此

詩爲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臧氏琳曰大姬好巫而巫
祭說與毛異蓋魯詩也臣學齊詩是齊魯義同此去序
意更遠矣

越以鬷邁

傳鬷數箋鬷總也以總行欲男女合行正義毛謂女人
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總而行至於會所鬷謂
麻數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爲數王肅曰鬷數績
麻之縷也鄭以鬷爲總言於是男女總集合行爲此淫
亂鎬案說文布之八十縷曰稯莊子則陽是稯稯何爲
者釋文字亦作總召南羔羊素絲五總傳云總數也蓋

鬷稯緵古字通用此詩毛以爲數王肅以爲績麻之縷是以稯爲鬷謂女人挾麻縷而行箋緵字卽羔羊五緵之緵其云以緵行卽正義申毛所謂以麻緵而行正與毛傳意合正義誤會箋意故疑其有異耳孔氏廣森曰西京雜記倍紀爲緵者八十縷之名鄭儀禮注布八十縷爲升賈疏八十縷今亦謂之宗玉篇曰越以猣邁猣數也蓋鬷緵宗猣四字皆同聲通用

可以樂飢

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

臣則政教成成亦猶是也釋文樂本又作𤻲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𤻲字當從疒下作尞案說文云𤻲治也療或𤻲字也則毛此作樂鄭本作𤻲下注放此正義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錫案序云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傳云可以樂道忘飢蓋誘僖公以樂道也忘飢甚言樂道之篤耳孫氏引孔子

發憤忘食語最爲諦當康成添出用賢一層卻非序意李氏樗曰泌水之洋洋然若閪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亦可以有爲也特患無其志耳歐陽氏修曰詩人以僖公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爲陋則亦可以游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閪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爲政此與序傳意俱合范氏處義曰衡門謂橫木爲門其規模淺陋無枅椽之可託今乃游息於下自以爲安泌始流之貌言其洋洋漫流無波瀾之足觀今乃游泳其閒自

以爲樂蓋安則棲遲而不去樂則忘飢而廢食以喻僖公之性安於卑陋而無立志也此與序中誘掖意未合阮氏挍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經文皆作樂唐石經初刻同後加疒作𤻲用鄭義也陸云毛本作樂鄭本作𤻲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不云樂讀爲𤻲者以樂爲𤻲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此說是也列女傳老萊妻傳文選嵇伯嗜郭有道碑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皆作可以療飢是因箋而改經文矣韓詩外傳子夏曰雖居蓬戸之中彈琴以詠先王

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意與毛傳合而字仍從箋作𤻲誤矣

東門之楊篇

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解見周南桃夭篇

傷如之何

傳傷無禮也箋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鎬案序云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正義曰由靈公與孔甯儀行父等君

臣竝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
愛爲此淫泆毛以爲男女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
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泆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然
則此云傷無禮也正與序意合李氏樗曰毛氏以爲傷
無禮也使君子果傷其無禮則下文不應曰涕泗滂沱
也此說不知作何解將以涕泗滂沱屬淫者與則與君
子之傷無涉本非毛義也將以涕泗滂沱屬君子與則
正義明言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
也何以云不應曰滂沱耶胡氏承珙曰序云刺時傳云
傷無禮蓋刺者刺男女相悅之私傷者傷時世淫泆之

變傳意與序相應如之何者猶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也下二章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言其有美容而無貞性亦傷之也惟其爲刺淫之詩非淫者所自作故聖人存之以立教自鄭箋以傷爲思謂思此美人如之何而得見此已開後儒說詩者視同玉臺香匳之漸此說極允爾雅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云今巴濮之人自呼爲阿陽此爲鄭箋所本與序傳意未合也

有蒲與蕳

傳蕳蘭也箋蕳當作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正義中鄭謂蕳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蕳當作蓮猶紊

正義誤也神農本草蘭名水香別錄名蘭澤草鄭風秉蕑亦卽在溱洧之閒猶謂非澤中之物乎范氏處義曰蕑蘭草所謂澤蘭也蒲以喻男子荷取其葉之稱蕑取其氣之芬菡萏取其色之麗皆以喻女子李氏樗曰蕑者蘭草也鄭氏以爲蓮字彼徒見上文言荷下文言菡萏皆是蓮之類故以蕑爲蓮鄭氏好改字多類此二說均依毛義是也韓詩曰蕑蓮也王氏質曰三章皆同類同時之物也樊光爾雅注作有蒲與茄臧氏琳曰樊光引詩是三家有作茄者與釋草其莖茄合荷爲葉菡萏爲華葉與華皆本於莖也御覽作有蒲與蓮蕅本於

韓詩御覽作蓮因訓詁而幷易經文樊注作茄更與韓鄭異皆不足爲據也

檜

素冠篇

傳素冠練冠也素冠故素衣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鄙案箋說是也正義云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劉氏瑾曰喪禮再期而大祥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夫既刺不能三年矣則必思能三年者而

見之矣傳以十三月之練冠爲素冠則卽得見此練冠而於三年之喪尙懸殊矣安見得此練冠卽能三年乎正義以素韠爲大祥祭服之韠謂毛意亦以卒章爲大祥之人然傳無明文亦臆度之詞耳禮記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以素紕緣冠邊故詩云素冠也正義云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緝是裳得稱衣此足申明箋義矣李氏樗曰此詩刺不能三年故詩人思夫行三年之喪服既祥之服而見之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服是十二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爲有據此說是也范氏處義曰素冠者

練冠也素衣者冠既練而衣亦練也素韠者大祥祭服之韠也此依毛傳及正義申毛之說非也呂氏祖謙讀詩記引曹氏曰不能三年雖不能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此亦是懸揣臆斷語與序意終未合也正義曰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夫王與孫皆述毛者也而此亦從箋義則知鄭說實不誣矣至同歸如一二語則仍以毛義爲長

曹

不濡其翼

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鎬案詩以不濡與不稱蓋謂鵜爲水鳥不宜在梁猶小人不宜在位也今鵜在梁則翼不濡以興小人在位則服不稱也毛義固未的箋以不濡爲非其常亦於梁字未體認范氏處義曰鵜當在泥水中自求魚而食今乃高處魚梁之上翼咮不濡而竊食人之魚譬小人宜在遠方今乃衣赤芾而竊祿於高位可謂不稱其服矣韓昌黎集注引施士匄詩說云言鵜自合求

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歐陽本義用其說東萊華谷皆從之李氏樗曰言鳥之取魚宜其翼與咮皆沾濡也今取飽於梁而其翼與咮皆不沾濡譬小人無德而在位也言小人服赤芾之服而無德以稱之亦如鵜之在梁也數說大指均以翼之不濡因鵜之在梁之故猶服之不稱因小人在位之故義極諦當足補傳箋所未備

其弁伊騏

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正義申鄭云夏官弁師云諸侯及孤

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玉爲之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箋說爲長鎬案說文璂弁飾行冒玉也从玉綦聲周禮王會王元繚璧綦十二注綦玉名周禮弁師會五采玉璂注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書顧命四人綦弁鄭注青黑曰綦釋文馬本作騏是綦與璂騏與綦皆可通用毛意蓋謂皮弁縫中貫以綦玉之飾其采如馬之青黑色然故云騏文也鄭必破騏爲

璪非也范氏處義曰皮弁之文如騏說文曰馬青驪文如博碁曰騏皮弁之會縫貫玉爲飾文亦如騏此說深得毛意

浸彼苞稂

傳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正義申鄭曰箋以苞稂則是童粱爲禾中別物作者當云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不宜獨言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竊案說文蓈禾粟之𥝩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蓈从艸郎聲稂

鄦或从禾爾雅釋草稂童粱注稂莠類也國語魯語馬餼不過稂莠注稂童粱也均與傳義合爾雅序寧其蕭稂稂與蕭連稱稂自是蕭屬矣彼釋文云稂童粱穢禾草也康成破稂爲涼云涼草蕭蓍之屬孔疏意爲野草並無確據何如毛傳之實有憑證乎

豳

田畯至喜

傳田畯田大夫也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鎬案毛於喜字無傳意蓋以喜爲喜樂淺而易明無須

訓詁耳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嫗饁畝之閒共飲食乎此駮箋義極爲允當不特此也說文饎酒食也从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饎饎或从熙糦或从米儀禮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饎商頌元鳥大糦是承釋文引韓詩糦大祭也天保吉蠲爲饎傳泂酌可以餴饎傳供云饎酒食也饎之爲食征征於祭祀時設之以此說田畯謬乎否乎正義引大夫之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以飧以囬護其說非也

七月鳴鶪

傳鶪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王肅云蟬及鶪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鎬案王說是也鄭箋凡遇改字處均云某當作某此箋不言經云五月則鳴康成所見之本其作五字無疑古五字作㐅象交午也與七字相似經文作七者傳寫之訛耳月令仲夏之月鶪始鳴夏小正五月鴂則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鶪始鳴呂覽淮南等注皆云五月夏至後鶪應陰而鳴歷證諸書無有以七月爲鶪鳴者則七月當作五月又無

疑從前說者以左氏傳杜注伯趙伯勞也以冬至去以夏至來謂伯勞之鳴自夏至冬者李氏樗也謂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者范氏處義許氏謙也謂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者朱子也夫鵙之鳴自夏至至冬七月何嘗不鳴然以之紀候宜舉其始鳴之時如五月鳴蜩蜩之鳴何止五月而詩亦紀其始鳴之時復何疑於鳴鵙耶諸說均非也曹氏植曰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然豳風言月皆至夏正不得以鳴鵙爲據周正也

言私其豵

傳豕一歲曰豵箋豕生三曰豵解見召南騶虞篇

亟其乘屋

傳乘升也箋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正義鄭唯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鎬案荀子大略篇引詩亟其乘屋楊倞注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此兼傳箋義言之蓋毛以乘爲升亦謂升屋而治之箋以申傳非以易傳並無異義也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

也饑所以誓眾也疆竟也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鎬案七月一篇皆豳民言農桑之事至歲晚務閒乃與饗飲爲樂正義謂斯饗是民自飲酒是也大夫加以羔羊謂鄉人中之爲大夫者正義引周禮地官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是也野廬無所謂公堂毛以公堂爲學校正義謂爲黨之序學是也張子曰殺羊以獻於公乘酒以祝其壽是以爲祝君之詞然士冠禮祝詞有曰眉壽萬年此非以祝君也劉氏瑾曰

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無彊之類皆謂自祝之詞禮記月令註引作稱彼兕觵受福無疆然則斯觵之非君觵臣爵壽之非臣祝君審矣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正義申毛云周公自言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悲見父兄之廟故念西而益悲傷申鄭云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軍士思家而歸孫毓云

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
久無緣西行而始悲箋說爲長鎬案孫說非也毛傳是
申言所以西悲之故管叔臨刑公素服不舉至今事畢
西歸回想情形慘深骨肉益覺悲傷如謂無緣西行而
始悲是謂周公於西行之前心必不悲矣此可以說耶
人乎常棣之詩作於東山之後序云閔管蔡失道閔之
者悲之也是旣歸之後周公慨念兄弟猶悲不能罷而
謂甫歸時遽疑其無緣而悲情乎理乎上文我徂東山
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此四句者序歸士
之情也下文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女制彼裳衣而

來謂兵服也女者女軍士也鄭意明明以本文二句兩我字爲周公自稱正義申鄭云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若然則康成何必於上文箋明此四句序歸士之情乎葢此傳是說可悲之故箋明言念西而悲毛鄭竝無異義孫毓以箋說爲長實未知箋說之是何意義也卒章首四句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爲序歸士之情下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傳無文箋云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此傳明言公親桒服而箋又不言歸士其爲不與毛義異也無疑李氏樗曰首四句言征夫在途遇雨濛濛而下言制彼裳衣不應以周公之西悲閒于其中蘇氏

撤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其人念西而悲其室家季氏本曰軍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而未至則其情尤切故東歸矣而復言西悲也范氏處義曰此章言士卒自東而西歸見其室家喜極而悲歟說均指軍士言胡氏承珙曰箋以爲軍士在東念西而悲說固可通於義淺矣夫以軍士西悲爲誤固是殊不知康成本非指軍士言也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傳士事枚微也箋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

者不陳釋文士行毛音銜鄭音銜王戶剛反枚莫悲反無行戶剛反陳直震反鎬案周禮大司馬鄭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又銜枚氏注云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賈疏云繣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許氏謙毛詩名物鈔曰箸從竹遲據反今俗作筯繣周禮釋文胡卦胡麥二反或音卦徽也此說是也爾雅釋詁徽止也與鄭注周禮銜枚止言語囂讙意同傳字作微者微與徽同聲通用正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非也李氏黼平曰傳訓枚爲微不以爲如箸橫銜之物釋詁云隱

匿微竄微也說文云微隱行也从彳𢼸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傳意言制彼兵服而來堂堂正正無事行乎隱微曲申傳意說太近迂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是以行陳釋經文行字以銜枚釋經文枚字釋文以士行爲鄭音銜誤太平御覽引作勿士銜枚臧氏琳謂經作銜枚箋無行陳字皆因釋文而誤

伊可懷也

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解見邶雄雉篇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此又言

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正義申毛云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瓣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瓣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事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竊案毛意以瓜瓣之苦喻君子之心苦以瓜之衆繫於栗薪喻君子之繫於軍事是其事又苦也正義云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以箋義爲傳義前後語意含混不清釋文引韓詩栗作蓼

云眾薪也是以栗爲眾不以烝爲眾將烝字復作何解范氏處義曰今我覩敦然成聚之瓜烝然延蔓栗薪之上不見此已三年矣知汝望我之歸爲甚切也許氏謙曰婦人灑埽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李氏樗曰程氏謂瓜之苦者延蔓於栗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所不食則常在其所施於堅木言繫之固如此以比君子久役畱滯如瓜苦而繫堅木也數說大指與毛義合惟范氏以爲屬軍士之詞許氏李氏以烝爲久尙於毛義未當耳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箋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illegible]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illegible]案此傳無文毛以秋冬爲嫁娶正時不以倉庚爲紀[illegible]正義引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illegible]正義又云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illegible]也此以箋義混入非也周禮媒氏賈疏引孔晁申毛[illegible]以熠燿其羽爲喻嫁娶之盛非紀時李氏集解引蘇[illegible]門謂倉庚飛而熠燿其羽以譬禮儀之盛此俱深得[illegible]義逸齋云倉庚鳴於仲春嫁娶之候也此沿箋訛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傳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釋文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銎斧也正義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得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鎬案毛以斧斨喻禮義禮義爲王朝所定故曰我四國不守禮義故曰破曰缺其義極爲正大

箋以爲此興周公成王詩中何以言周公而不及成王乎序云美周公何以亦不及成王乎有以知其說之必不然矣白虎通義巡狩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相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何休註此道黜陟之詩也夫述職何以云東征黜陟亦常行之典何以待破斧缺斨之時李氏集解引張橫渠云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缺破我斨斧而已范氏補傳曰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之辭亦漂杵之類也然東山詩勿士行枚箋云無行

陳衛枚之事范說固謬張說亦未爲當也嚴氏詩緝曰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而以斨並言乃豳民所用以采桑者周公奉王命以討罪行征無戰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此以破斧缺斨爲賦義亦淺露終不若傳義之深婉可味七月取彼斧斨正義云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今傳無方銎曰斨四字疑古本有之後來誤脫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

不能用禮則不安籩克能也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正義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非如僭敵尚相疑阻何須用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疑者可刺耳非

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鎬案序云美周公也刺朝廷之不知焉傳於破斧篇云禮義國家之用此云禮義者治國之柄蓋以前篇言四國之壞禮義周公正之此篇言周公之能用禮義以伐柯取妻喻治國以斧媒喻禮義卽以喻周公之能用禮義故美之而朝廷不知故刺之匪斧不克匪媒不得因其不知而反覆以曉之耳箋說迂曲孫氏駁之是也逸齋補傳云伐柯者匪斧不能取妻者匪媒不成欲歸周公非禮不可是以禮屬成王說與傳意不合迂仲集解引王氏云以仁致剛者柯也以順致其正者媒也周公之事如此而已致其仁而後

柯可伐通其志而後妻可取蘇氏云斧之與妻皆以取
譬周公程氏云伐柯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
道歐氏云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曰如何
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
問之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夫王氏說太
迂遠蘇氏以斧與妻對說語意參差不合歐氏單說序
中刺朝廷之不知一語意而於美周公意無著合之傳
義更無當處集解獨然歐說非也許氏謙曰伐柯非難
事也然必須斧取妻亦非難事也然必須媒東人之於
周公思慕之極瞻之固若在前也然未易見故其企望

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而得見故喜之顧氏起元曰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以類求其類此二句比儀型之無自媒所以用禮也此二句比交際之無由皆是追敘昔日得見之難二說去序傳意更遠李氏光地曰楚辭荷中情其好脩何必用夫行媒成王既已疑周公非信用二公不能卒知周公也此用箋意非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

足以知之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鍇案中庸引詩下節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見不遠人以爲道先在恕以施之傳義正與之合韓詩外傳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已備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已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與傳義同蓋周公以禮治國故能以恕及人毛氏正說得聖人心術出其義不可易也文選註引作執柯伐柯孔叢子作操斧伐柯其則不遠改易一二字意味之深淺殊矣

九罭之魚鱒魴

傳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王肅云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鏑棻爾雅釋器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孫注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說文鱒赤目魚从魚尊聲魴赤尾魚从魚方聲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韓詩九罭取鰕芘也集韻芘籓也蓋九罭爲數罟以九罭而得鱒魴則出於意外以喻東土不宜居周公而成王不知反之故序云刺朝廷之不知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

得鰷魴之魚自以九罭爲大網正義云箋解網與魚大小不異於傳非也

於女信處　無以我公歸兮

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傳無與公歸之道也箋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爲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鎬案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是成王尚未有迎公之意亦並無東人留公之意箋既以爲

東人欲留周公於東都何以鴻飛遵渚箋云以喻周公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乎語意支離不貫串何如傳語意一綫悉與序義合乎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服盛屨也几几絇貌箋公周公也孫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避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屨赤舄几几然釋文孫毛如字鄭音遜孫毓云詩皆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

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為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
箋說為長鎬案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
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蓋每章上二
句言進退有難以興周公之遠近有難下二句言周公
之不失其聖語意顯而易明孫毓以箋義為長是也范
氏處義曰周公以無貪欲之私故王雖不知而終能悔
悟四國雖有流言而終能自明不失其聖此其所以為
周公也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上公之服也詩人謂周
公遜大美而不居故在上公之位則赤舄有几几之安
而終身之令名莫得而瑕疵也此說最為明白了當楊

氏時曰狼跋之詩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張子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俱與序義合李氏樗曰公周公也孫順也碩大也膚膚革之充盈也周公當患難之時順而受之其膚革常充盈也此解公字亦與箋義合以膚爲膚革以碩爲充盈則太浮淺矣胡氏承珙曰周公輔成王美成王卽所以美周公也說太迂曲

卷之五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六

震澤沈　鎬

小雅

食野之苹

傳苹蓱也箋苹藾蕭也正義苹藾蕭釋草文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疏曰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爾雅云苹蓱其大者爲蘋非鹿所食鎬案爾雅云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郊經言野苹其爲陸草也無疑嚴氏詩緝云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蓱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苹也一云苹藾蕭此

陸生之苹也卽鹿所食是許氏名物鈔從其說是也爾雅翼云古人以水草之交爲麋鹿亦食水草今鹿豕亦就水旁食又人家養豕皆以萍食之何嫌於鹿不食乎夫旣云人養豕則何物不可養就水旁食亦誠有之而此經文則明言食野之苹不得以就水旁食爲辭也姚氏識名解謂其曲通傳說究屬强解諒哉李氏黼平曰凡萍非是江湖始有雖潢汙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苹旣野水有苹水落苹枯雜於衆艸鹿亦自應食之此以野爲野水復以水落則苹枯可食其說之迂曲何如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傳周至行道也箋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
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
已維賢是用正義曰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
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
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爲示
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爲寘也且此篇聖君賢
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敎宏深非直燕日話言而已
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祿
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
於義爲長故易傳也鎬案人字即指上嘉賓言王肅云

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而示我以至美之道是也禮記緇衣鄭注以爲示我忠信之道鄉飲酒燕禮鄭注云嘉賓示我以善道俱與毛傳意合至箋詩乃易其說因泥於卷耳大東二詩耳毛傳於各詩周行之文義各不同求其當也必欲合而一之是强經就我矣逸齋云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繼之以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由孔子之言求之則知文武燕羣臣非私惠也此賢者所以肯留於列位也肯康成禮注而從其詩箋誤矣迂仲云言旣知吾之所以待下者如此彼宜以此而示周之列位

也此尤費解曹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謝氏枋得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將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此足以中明傳義矣

將母來諗

傳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恆思

其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正義申鄭云言使臣勞苦思親爲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於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爲歌鎬案說文諗深諫也从言念聲閔二年辛伯諗周桓公左氏傳注云諗告也告字意與深諫意近國語魯語使吾無忘諗注晉語使果敢者諗之注俱云諗告也此詩序云勞使臣之來也箋所云實能達出勞之之意蓋欲以將毋意來告於君私情也亦至情也臣欲告而不敢告君卽以其欲告不敢告者作歌以代申其欲賦之詩其體會周至君臣一體情形至今猶宛然如

繪李氏樗曰鄭氏以爲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非也夫以使臣之勞遂以養其父母之情來告於君則是君不見知也使君見知於己豈必待來告然後知其勤勞哉此說誤矣正義云以此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並非眞言臣之作歌以告君也程子曰父則主義母則主恩惟不知義故告於母此以來諗爲使臣之告母范氏處義曰今日作此勞來之歌可以告而母此謂以君之作歌告臣之母均以諗爲告而意與箋義岐矣謝氏枋得曰聖人以孝治天下開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忠孝兩全也朱氏

善曰此王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二說均與序箋意合是也

每懷靡及

傳每雖懷和也箋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正義本皆如此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卒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

傳合箋誤也李氏集解云每懷靡及毛氏以爲懷私罔及此誤以箋義爲傳義引歐陽云其人以爲每思惟恐不及王氏以爲每以無所及事爲懷蘇氏以爲每懷不及事之憂集解均是其說程子曰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使人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善曰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諸說大略相同於毛傳義均無當也錢澄之曰諸使臣皆用此懷故曰每懷懷字係說懷和抑說懷私未經明析含混太甚

鄂不韡韡

傳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
箋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
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
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釋文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
反正義毛以爲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
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
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鄭以爲華下有鄂
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
以覆鄂由鄂以承華華鄂拊相承覆均得韡韡然而光
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鎬案繹詩文義毛義較優許氏

謙曰毛以韡韡者在華鄭以韡韡者在鄂味經詞氣毛說爲長歐陽氏修曰不韡韡者韡韡也詩人之辭多如此王氏肅曰不韡韡言韡韡也小爾雅曰鄂不韡韡言韡韡也諸說俱從傳義是也王氏安石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此依箋說李氏集解云詩人言不韡韡不應以爲韡韡楊龜山爲國子祭酒嘗論此詩以爲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言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蓋言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咢咢則承華以喻兄弟之和睦當如此也今管蔡失道不能親睦如常棣之鄂至於不韡

此解鄂字從箋義解不字不從箋義幷與傳義相反范氏處義曰常棣華則覆鄂鄂則承華喻兄弟也觀常棣之華鄂豈不韡韡相輝映可以人之兄弟不如常棣乎此亦用毛鄭說均非也說文無咢字韡下引詩咢不韡韡韓詩云咢不煒煒何尙之謝靈運傳云咢不韡韡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曰咢鄂俱作咢逸齋云鄂咢古字通是也

無酒酤我

傳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釋文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鍇案毛義爲長說文酤一宿酒也一曰買也

此以一宿酒爲正義小徐注說文云一宿酒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是也姜氏廣義曰人君無買酒之禮至孔子時乃有酤酒市脯有酒當湑之無酒當釀之此命有司之辭總不可以有無爲辭而況乎其已湑也嚴氏詩緝曰末句仍言飲此湑矣知不待酤也范氏詩補傳曰有酒則莤以飲我無酒則當宿釀以飲我說者以酤我爲酤買以天子之貴固無買酒之理且周之盛時羣飲者有禁周官萍氏幾酒謹酒亦察其犯禁無節者耳至孔子時乃有酤酒市脯不食之說意周衰始有此事不然自春秋以來國君罔市利者多矣未聞榷酒

至漢始推之疑漢以前未如漢之盛鄭氏漢人遂以酤買釋經其釋萍氏幾酒亦謂祭酤買過多者蓋未嘗考其時之先後也李氏黼平曰釋名云醑醴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顏師古注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然則一宿酒名醴亦名酤無承上句湑酒而言無湑酒則用一宿而孰者正以見王之厚意也諸說均從毛義是也李氏樗曰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沽即買也今且據論語爲信諸家之說皆以卒章爲天子之燕朋友如詩所謂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此乃庶人之事安得爲王者乎

孔子尙沽酒市脯不食豈得爲王者燕朋友之禮乎此以酤爲買遂疑爲庶人之事不特與毛義不合卽訓酤爲買箋義也而箋亦明言族人陳王之恩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則酤買之合之箋義亦不符其說非也

俾爾單厚

傳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鎬案爾雅釋詁亶誠也又云亶厚也般庚誕告用亶馬融本亶作單史記歷書端蒙單閼二年集解引徐廣云單閼一作亶安潛夫論愼微篇引此詩作俾爾亶厚爾雅疏引某氏註引詩亦稱亶厚蓋單亶

二字通用毛傳信字即爾雅誠字意正義云單厚者天使女以厚德厚天下何脫傳信字意當云天使女以信厚之德厚天下

于公先王

傳公事也箋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釋文盩直畱反冊大王亶名鏞案周禮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詩上言禴祠烝嘗即繼以于公先王毛以公爲事事字即大宗伯享字意以禮證詩毛義確不可易

歲亦陽止

傳陽歷陽月也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曰歷陽月以類上某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鎬案傳箋義同也毛云歷陽月者意蓋謂歷此陽月也鄭卽就

傳中陽月中之日十月爲陽下遂解十月所以名陽月之故杕杜篇日月陽止箋云十月爲陽傳無文其與此篇同以陽爲十月也無疑矣正義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此正與箋中傳義合下復云從十一月至九月爲歷行陽之月已與陽爲十月意矛盾況卒章明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乎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此詩首二三章俱云曰歸曰歸卒章云今我來思皆是豫計之詞首章歲亦莫止黃氏佐曰明年冬也輔氏廣曰歲亦陽止謂來歲之十月於歸期爲近也此章言其既至戍所則當

勉於王事無茍安息也是也

小人所腓

傳腓辟也箋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釋文腓符非反鄭必寐反正義申毛云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申鄭云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意故易之爲芘言戍役之所芘倚謂依廕也鎬案廣雅釋詁腓避也集韻萉通作腓漢書敘傳顏注萉本作腓音義引韋昭萉避也文選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萉兮曹注萉避也戎車爲小

人所避者蓋用兵時鋒刃相接矢石交加小人賴此戎車庇之以避患周禮春官屏車之倅注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是也箋云芘倚亦是申毛唯破腓爲芘實屬不必耳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蘆氏逌曰案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而動也李氏樗曰言此車乃君子之所處小人則隨而動也況腓腨之說於所字意未順也陳氏啓源曰此戎車者君子之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此說避字亦近迂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皆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正義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卽與士冠禮筮曰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鎬案旅占者一人卜筮而三人占之也洪範亦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說文亼三合也會从亼會人占之者謂三人合占之也毛義最古不可易也

載沈載浮

傳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

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正義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云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鎬案正義旣以載爲則復云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不知其作何解矣傳箋於兩載字均作任載意解正義謂非經中之載亦誤韓昌黎上宰相書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說者曰載者舟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此悉依傳箋李氏集解取其說是也蓋以載爲則固亦傳箋義例此句從楊舟說自宜從任載

意爲帖切逸齋云多士之材如以楊爲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恐其不見用如舟之汎然於中流則沈則浮心靡有定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休休然華谷云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沈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東發曰載沈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戴氏云汎然不繫未有定止數說大略相同均於傳箋義無當也

卷之六終